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竹林七贤诗文集译注

□ 韩格平

注译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

□ 韩格平

注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Zhulin Qixian Shiwen Quanji Yizhu

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

韩格平 注译

责任编辑：唐树凡

封面设计：余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375 印张 5 插页 48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定价：30.00 元

ISBN 7-80626-157-5/I·26



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刻画

前 言

竹林七贤，是魏晋年间广为人们评说的七位士人。《世说新语·任诞》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注引《晋阳秋》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竹林七贤的言行或褒或贬虽有不同，但都承认竹林七贤曾经对我国的文学、哲学以及封建士人的行为准则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这七个人为什么会被后人相提并论，他们是否具有某些共性，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该简略地回顾一下竹林七贤生活的特定的历史环境。

竹林七贤大多成年于魏正始年间。此前，魏建国已经二十年，政治制度颇具规模，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恢复；自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复立太学以来，国家的思想舆论导向，逐渐由曹操倡导的重刑名，转向正统的儒家名教。但是，在广大士人的心目中，汉末社会大动乱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远未愈合；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构建，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曹丕父子排斥宗族以求自安的做法，客观上为其他势力染指朝政提供了机会，所以，社会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正始初年，曹爽控制朝政，任用喜好玄论的何晏为吏部尚书，世风为之一变。当竹林七贤步入社会的时候，便面临着两个十分尖锐的矛盾。其一是政治上的曹氏皇族与司马氏集团的矛盾。司马懿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又在曹丕、曹叡临终时受命辅政，声望盈朝，善于谋略。他不甘心受年青气盛的曹爽裁

制，但在总体实力上弱于曹氏皇族，必须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其二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玄论派与名理派的矛盾。玄论派主张借助老子道家学说的弘博与灵性，为传统儒学增添活力，以构建新的社会时尚，但此前一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压抑，朝中基础较薄。经何晏、王弼等人的极力煽扬，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受到青年士人的重视。名理派则代表着十多年来已经控制着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学正统思想，他们虽然暂不得宠，但势力仍很强大。司马懿精通权术，明里回避曹爽锋芒，并让长子参与玄论派，暗里支持、网罗名理派。

竹林七贤早期或“家世儒学”，或“十五好《书》《诗》”，受有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正始玄风的影响下，他们的社会观、人生观中老庄思想成份逐渐增多，并积极参与了引道入儒治理国家的社会大讨论。随着曹爽何晏一伙大权在握浮华奢靡的加剧，以及其学说虚伪与不精密的逐渐暴露，随着曹氏皇族与司马氏集团争斗形势的渐趋严峻，竹林七贤感受到京师之地难以安身，便在正始末年纷纷隐退，聚居山阳，纵酒弦歌，从事含有更浓厚的道家思想的玄谈，即从事所谓的“竹林之游”。可以说，促使这七个人走到一起来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政治与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定的社会现实；其主观原因，是他们富于道家理性特征的正清个性，使得他们不愿投身于曹爽或司马懿一方，而是情愿隐退，去体味大自然中自由纵放的清新，体味情感间相互交融的喜悦。虽然竹林七贤在山阳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甚至有可能就是几次长时间的聚会。然而，正是这种敢于追求自己理想的举措，使得他们有别于当时的其他士人。应当指出，竹林之游的实质，是以隐退的方式静观时变。竹林七贤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士人，他们并不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们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关心着国家的前途。这种内心的志向与实际的行为是十分矛盾的，也是十分痛苦的。正因为有这种矛盾的存在，才会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分别做出一些有异于隐退生活的行为。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甲午日，司马懿乘曹爽兄弟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高平陵祭魏明帝之机，发动政变，一举屠杀曹爽、

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张当八家三族的所有男女老幼，手段极其严厉、残忍。接下来的数年间，司马氏集团继续血腥镇压异己：嘉平三年（公元251年），诛太尉王凌，夷三族，杀楚王曹彪；嘉平六年（公元254年），诛夏侯玄、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皆夷三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压毋丘俭、文钦的反叛；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压诸葛诞的反叛。在思想文化领域，司马氏扶持名理派，打击、分化、控制玄论派。这种恐怖的高压，破坏了竹林之游的恬静气氛，竹林七贤的思想与生活也发生变化，他们更渴望大自然的清新自由，更追求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自尊，同时，用更为放纵的行为进行消极的反抗。当然，竹林七贤最终无法抗衡司马氏的强权，除嵇康惨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下，其他六人都先后入仕为官。纵观竹林七贤的一生，他们虽然人生道路与结局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没有丧失竹林之游的富于道家理性的清正个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曾任晋室高官的山涛和王戎。毋庸讳言，在反抗司马氏淫威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一面旗帜，他坚持正义毫不妥协，蔑视权贵虽死不悔，表现出刚毅的个性与高洁的情操，为中国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钦敬，所以清人姚莹编《乾坤正气集》时，将《嵇康集》排在屈原、孔融之后。同嵇康相比，山涛、王戎确实不能与之一概而论。但是，竹林七贤并不是反抗司马氏的政治组织，他们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几位正直文人的临时组合。我们既应看到山涛、王戎与嵇康存在差距的一面，又应看到山涛、王戎高于当时官吏的一面，这样，方能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西晋中后期，众官争奢斗富，而山涛死时“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八王之乱时，众官贪生自保，而王戎随护晋帝，亲接锋刃，客死郑县。这里仅仅列举山涛、王戎的晚节，便可略窥二人人生准则之一斑。所以说，山涛、王戎亦可享有竹林七贤的称号。

魏晋时人往往更多地注意到竹林七贤的行为放纵，于是，效仿者如王衍、王澄、胡毋辅之等人，或矜高浮诞，或纵酒无形；批评

者如傅玄、何曾、范宁等人，或斥为败坏礼法的祸首，或视为恶逾桀纣的罪人。对于前者，戴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竹林七贤论》）对于后者，倒是鲁迅先生的看法更有见地：“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褒黜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对于信念的“迂执”态度，实在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一项美德。

竹林七贤，是继建安七子之后，在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文人群体，其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集中表现着两大主题：其一，对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黑暗的强烈不满，其中包括对当权者借以行私的儒学礼教，以及虚伪卑鄙的礼法之士的猛烈抨击；其二，对清新自由的社会人生的渴望与追求，其中包含着寄情山水自然的喜悦，也包含着人生多艰的感伤。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由于各自性格及所处境况的不同，则显现出不同的风格。阮籍在竹林七贤中名气最大，因而最早受到司马氏集团的监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起司马氏的猜忌而动杀心。所以他的诗文辞藻艳逸而隐约曲折，即使象《大人先生传》这样锋芒十足的作品，也仿佛罩有一层淡淡的玄学薄纱。至于他的《咏怀诗》，更是大量运用比兴、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在深沉、抑郁的氛围中，烘托出一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抒情主人公。刘勰称阮籍诗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也许，这正是《咏怀诗》感人至深的关键所

在。嵇康为人坦荡磊落，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再加上一直身处官场之外，说起话来不必过多顾忌，所以他的诗文文辞壮丽而平实质直。反映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便显得语言犀利明快，富有战斗性。同时，嵇康的诗清远峻切，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刘勰在评价阮籍、嵇康二人的诗文创作时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翻而同飞。”（《文心雕龙·才略》）“师心”也好，“使气”也好，都仍承继着建安风骨的余韵，体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精神风范与艺术魅力。

竹林七贤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还得益于他们哲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即，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玄学的深入研究，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底气”。魏晋玄学由何晏、王弼首倡，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论证儒家名教构建的贵贱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进而为现实的封建统治服务。阮籍、嵇康等人更进一步吸收了道家思想，其中尤其是庄子思想，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着强烈的道学意味。这样，使得他们能够用更开阔的视角审视社会人生，增强了他们批判社会现实的深度与力度，同时，也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几分清新，几分俊逸，几分玄意。

为了有助于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从具体诗文入手，更真切地认识竹林七贤，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经数年，撰成此书。自知才识浅陋，书中错误一定很多，我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韩格平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东北师大古籍所

本书为
国家教委“八五”青年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目 录

前言	(1)
阮籍集	
东平赋	(3)
亢父赋	(17)
首阳山赋	(22)
清思赋	(25)
猕猴赋	(36)
鸱赋	(41)
为郑冲劝晋王笺	(44)
辞蒋太尉辟命奏记	(49)
辞曹爽辟命奏记	(51)
与晋王荐卢播书	(53)
附：卢播《阮籍铭》	(57)
答伏羲书	(58)
附：伏羲与阮籍书	(62)
乐论	(67)
附：夏侯玄《辨〈乐论〉》残句	(87)
通易论	(88)
达庄论	(114)

通老论	(135)
大人先生传	(137)
老子赞	(167)
孔子谏	(167)
博赤猿帖	(168)
吊北公文	(169)
宜阳记	(169)
四言咏怀诗十三首	(170)
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	(190)

嵇康集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286)
附：秀才答诗四首	(299)
幽愤诗	(301)
述志诗二首	(307)
游仙诗	(311)
六言诗十首	(313)
秋胡行七首	(319)
思亲诗	(323)
答二郭三首	(326)
附一：郭遐周赠三首	(331)
附二：郭遐叔赠五首	(333)
与阮德如一首	(336)
附：阮德如答二首	(339)
酒会诗一首	(341)
四言诗十一首	(343)
五言诗三首	(352)
琴赋并序	(355)
与山巨源绝交书	(372)
与吕长悌绝交书	(384)
卜疑集	(386)
养生论	(394)
答难养生论	(403)
声无哀乐论	(432)
释私论	(466)

管蔡论	(477)
明胆论	(483)
难自然好学论	(490)
附：张叔辽《自然好学论》	(496)
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497)
附：阮德如《宅无吉凶摄生论》	(511)
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517)
附：阮德如《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537)
太师箴	(544)
家诫	(549)
《嵇康集》佚文	
游仙诗	(559)
琴赞	(560)
酒赋	(561)
向秀集	
思旧赋	(563)
难养生论	(566)
刘伶集	
北芒客舍诗	(575)
酒德颂	(576)
阮咸集	
律议	(581)
与姑书	(582)
山涛集	
谢久不摄职表	(586)
上告退疏	(586)
复让司徒表	(587)
为子淳、允辞召见表	(588)
启事	(589)
答诏问郤诜事	(603)
评嵇康	(604)
王戎集	
答钟会	(607)

城东安公司马繇	(607)
答晋武帝问王衍	(608)
答齐王司马冏	(608)
评嵇康	(609)
评王祥	(609)
评山涛	(610)
评阮武	(610)
评王衍	(611)
经黄公酒垆有感	(611)
附录一：竹林七贤年表	(613)
附录二：戴逵《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校	(628)
附录三：袁宏《竹林名士传》残句辑校	(635)
主要参考书目	(638)

阮籍集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父亲阮瑀，曾任仓曹掾属，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三岁丧父，与兄阮熙及一姐姐（或妹妹，即阮咸之姑）随母生活，其情形一定很凄苦，所以曹丕为之作《寡妇赋》，“叙其妻子悲苦之情”。这样的家境，对形成阮籍恬静内向与任性宏放的双重性格影响很大。阮籍早期钻研儒学，立志建功立业，并在这一情感支配下，撰写《乐论》、《通易论》等文章，以求治民兴国。然而，时局的发展，逐渐使阮籍的政治热情降温，转而寄情自然、崇尚老庄，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正是由于无心从政，阮籍虽然前后担任过尚书郎、参军、散骑常侍、从事中郎、东平相、步兵校尉等职，却为官不效力，或旋即告退，或“朝隐”保身，最后得以善终。

与其他竹林名士相比，阮籍似乎更多了一分压抑，他常常将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苦闷、彷徨与抗争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而他的诗文，仅仅是这心中巨大能量的有限宣发，读来总有一种沉重感。尤其是

他的《咏怀诗》，抚昔思今，伤时讥世，诸多的哀愁、怨愤、豪情、无奈，都蕴含在那欲言而难言的诗句之中，其深广的精神内涵与感人的艺术魅力久誉士林。因此，通过阮籍诗文，可以体悟他乱世之中难以平静的赤诚之心，以及高洁挺拔的清正人格。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录一卷。”其后渐有散佚。现存较早的《阮籍集》为明人整理而成，分为两卷（嘉靖二十二年范钦、陈德文本）、四卷（天启三年及朴本）、五卷（天启崇祯年间张燮《七十二家集》本）不等。阮籍诗文文字颇有讹误，及朴在其刻本卷一末有按语云：“诸赋讹缺实多谬，有考订，亦十之二三耳。真集久湮，昔人不过荟萃成帙，故无善本可据。然其寄托之微，可以神遇，固无烦句安字妥，辄以意定也。”今以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底本，参校众本，进行校勘与注释。实在难以考订之处，仍付缺疑。

东 平 赋⁽¹⁾

夫九州有方圆，九野有形势⁽²⁾。区域高下，物有其制。开之则通，塞之则否；流之则行，壅之则止；崇之则成丘陵，污之则为藪泽⁽³⁾。逶迤漫衍，绕以大壑⁽⁴⁾。及至分之国邑，树之表物，四时仪其象，阴阳畅其气，傍通回荡，有形有德⁽⁵⁾。云升雷动，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惑⁽⁶⁾。

若观夫隅隈之缺，幽荒之涂，沕漠之域，穷野之都，奇伟谲诡，不可胜图⁽⁷⁾。乃有遍游之士，浩养之雅，凌惊飙，蹶浮霄，清浊俱逝，吉凶相招⁽⁸⁾。是以伶伦游凤于昆仑之阳，邹子喻温于黍谷之阴，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羨门逍遥于三山之岑，上邀玄圃，下游邓林⁽⁹⁾。凤鸟自歌，翔鸾自舞，嘉谷蕃殖，匪我稷黍。

其阨陋则有横术之场，鹿豕之墟，匪修洁之攸丽，于秽累之所如⁽¹⁰⁾。西则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间濮上，淫荒所庐⁽¹¹⁾。三晋纵横，郑、卫纷敷，豪俊凌厉，徒属留居⁽¹²⁾。是以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¹³⁾。仍乡饮而作慝，岂待久而发诸⁽¹⁴⁾？

厥土惟中，刘王是聚⁽¹⁵⁾；高危临城，穷川带宇⁽¹⁶⁾。叔氏婚族，实在其湄⁽¹⁷⁾；背险向水，垢污多私⁽¹⁸⁾。是以其州间鄙邑，莫言或非，殄情戾虑，以殖厥资⁽¹⁹⁾。其土田则原壤芜荒，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流潢余塘，洋溢靡之⁽²⁰⁾。

东当三齐，西接邹鲁⁽²¹⁾。长涂千里，受兹商旅。力田为

率，师使以辅，骄仆纤邑，于焉斯处⁽²²⁾。川泽捷径，洞庭、荆楚⁽²³⁾。遗风过焉，是径是宇⁽²⁴⁾。由而绍俗，靡则靡观⁽²⁵⁾；非夷罔式，导斯作残⁽²⁶⁾。是以其唱和矜势，背理向奸，尚气逐利，罔畏惟愆⁽²⁷⁾。其居处壅翳蔽塞，窈邃弗章，倚以陵墓，带以曲房⁽²⁸⁾。是以居之则心昏，言之则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怀⁽²⁹⁾。其外有浊河萦其澹，清济荡其樊。其北有连冈，崦嵫崎嶇，山陵崔巍，云电相干，长风振厉，萧条太原⁽³⁰⁾。其南则浮汶湛湛，行潦成池⁽³¹⁾。深林茂树，蓊郁参差⁽³²⁾。群鸟翔天，百兽交驰。

虽黔首之不淑兮，悦山泽之足弥⁽³³⁾。古哲人之攸贵兮，好政教之有仪⁽³⁴⁾；彼玄真之所宝兮，乐寂寞之无知⁽³⁵⁾。咨间阎之散感兮，因回风以扬声⁽³⁶⁾。瞻荒榛之芜秽兮，顾东山之葱青⁽³⁷⁾。甘丘里之旧言兮，发新诗以慰情⁽³⁸⁾。信严霜之未滋兮，岂丹木之再荣⁽³⁹⁾。《北门》悲于殷忧兮，《小弁》哀于独诚⁽⁴⁰⁾。鹖端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⁴¹⁾。彼羽仪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灵⁽⁴²⁾。时慙惓以遥思兮，飏飘飘以欲归⁽⁴³⁾。钦丕游于陵颠兮，举斯群而竞飞⁽⁴³⁾。物修化而神乐兮，宁遐观之可追⁽⁴⁵⁾！乘松舟以载险兮，虽无维而自縈⁽⁴⁶⁾。骋骅骝于狭路兮，顾蹇驴而弗及⁽⁴⁷⁾。资章甫以游越兮，见犀光而先入⁽⁴⁸⁾。被文绣而贾戎兮，识旃裘之必袭⁽⁴⁹⁾。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⁵⁰⁾？将言归于美俗兮，请王子与俱游⁽⁵¹⁾。漱玉液之滋怡兮，饮白水之清流⁽⁵²⁾。遂虚心而后已兮，又何怀乎患忧？

重曰：嘉年时之淑清兮，美春阳以肇夏⁽⁵³⁾。托思颿而载行兮，因形骸以成驾⁽⁵⁴⁾。遵间维而长驱兮，问迷罔于苑风⁽⁵⁵⁾。玄云兴而四周兮，寒雨沦而下降⁽⁵⁶⁾。忽一寤而丧轨